

弥尔顿，其时代的解说员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外语系 朱利勇*

摘要：本文结合英国历史和弥尔顿的作品，探讨了弥尔顿及其时代的关系。文章通过对弥尔顿作品及其经历的分析与概括，找出他所处时代的英国历史状况和文化思潮的鲜明回应点，以论述弥尔顿是其时代的解说员。

关键词：文化思潮 回应点 解说员

众所周知，文学界对弥尔顿及其作品的研究从未间断。研究者中有人评其诗歌；有人评其宗教信仰、道德观念及其政治思想或人生观。近年来也有关于《失乐园》的评论，如，金发荣著的《〈失乐园〉二题》。本文结合历史并分析他的主要作品，以便我们进一步了解他所生活的英国社会和其文化思潮，从其作品来看弥尔顿如何解读自己所处的时代，并感受弥尔顿的个性魅力。

英国一学者曾说，“诗人及其时代的关系，不应当是他本人的写照，他既不当有意识地排斥现实，它的外貌，它的时代精神，也不应宣称自己是它的解说员……因此，诗人不当宣称自己是‘当代的解说员’，他可以从往昔选取主题，乃至形式，但是，他既然不能回避，也不应回避‘当代的精神’，他的创作只能是他所能认识与理解的那种时代精神的反映，是他所熟悉的那个事实本身不同于他所有前辈的，正是这方面，他才是‘当代的解说员’”。此论断甚为精辟。对照弥尔顿，他是不是他所处时代的解说员呢？不妨从其创作来回顾一下十六、七世纪的欧洲和英国，我们可以试着从其作品中找寻当时人文主义、宗教改革思潮的回应点。

弥尔顿 (John Milton, 1608-1674) 是英国 17 世纪中叶最杰出的诗人。他曾求学剑桥，通晓意大利、拉丁、希腊语，钻研过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熏陶。良好的古典主义教育使他掌握了一个人文主义者所能有的全部艺术本领。他早期的创作主要是中、短篇诗作，多体现人文主义色彩，但又不乏个性--他把人文主义思想与基督教的思想融汇在一起。弥尔顿出生在文艺复兴晚期，并浸泡在人文主义的氛围中，其作品必然少不了人文主义气息。14 至 16 世纪的欧洲，逐步登上历史舞台的新兴资产阶级为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资本的原始积累、工商业的发展，进行着进步的反封建和教会的斗争。他们政治上要求民族统一，精神文化上提倡自然科学和唯物论，文学艺术上追求现实，用民族语言展现民族特征，他们为了建立自己的文化，对抗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提出并宣扬“人文主义”，为的就是要发展自然科学和唯物论哲学，强调理性与经验及二者的统一，批判继承古希腊罗马文化，做到古为今用，这些都对 17 世纪以后的欧洲思想解放和文艺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尤其体现在这一时代里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的巨人身上，特别是他们的伟大创作里。恰巧弥尔顿也成长于此时代，自然他身上也具有了这一时代特征，而且是不折不扣的，甚至是有自己独创的一面。看看他早期诗歌创作，里面就充满着人文主义色彩。如《快乐的人》、《幽思的人》、《科玛斯》(1634)、《利西达斯》(1637)。尤其是他为第二位妻子写的悼亡诗，全诗译文如下：

我仿佛看见了去世不久圣徒般的妻，
回到了我身边，像阿尔蒂斯的坟墓
被尤比特伟大的儿子用强力从死亡中救出，

* 朱利勇 (1977-)，男，文学学士，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助教；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及实用英语翻译；通讯地址：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外语系 102 信箱，邮编：330013；电话：13970927701；E-mail: johnzhu2003@eyou.com.

苍白而虚弱，交给了她的丈夫，使他欢喜，
我的妻，由于古戒律规定的净身礼
而得救，洗净了产褥上斑斑的玷污，
这样的她，我相信我还能再度
在天堂毫无障碍地充分地瞻祝，
她一身素服，纯洁得和她心灵一样，
脸上罩着面纱，但我仿佛看见。
爱，温柔，善化在她身上发光，
如此开朗，什么人脸上有这等欢颜。
但是，唉，正当她俯身拥抱我的当天，
我醒了，她逃逸了，白昼带回了我的黑天。

这首十四行诗涉及弥尔顿的爱情婚姻观。弥尔顿主张言论自由，私生活自由，宗教自由，政治自由，中心是个人自由，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而人文主义基本思想之一就是提倡以“人”为中心，并且宣称：生活的主要目的不是像教会所教导的那样，为人准备来世的生活，而是在此地人间作合理而正确的安排，做一个全面发展的，在肉体与精神本质表现上都同样优秀的人是他们的理想。他们反对禁欲，肯定人生及其享受，同时控制情欲（受道德约束），弥尔顿的主张并不排斥这些，同样肯定所有人们，不分阶级出身、种族、民族和宗教信仰，一律平等，恋爱、婚姻也不例外。总之，他的爱情观是人文主义式的，又具有自身的理解，是种积极的且有宗教色彩的爱情观。具体而言，全诗围绕“圣徒”（Saint）二字展开；“尤比特的伟大儿子”（Jove's great son）自然引起“上帝之子”即耶稣的联想，也即是耶稣使诗人亡妻得救；而“净身礼”和圣徒概念的关系则更为明显（“圣烛节”Candlemas的由来）。他的爱情观也映衬出当时柏拉图的理想与道德糅合的思想，他认为爱不是欲，爱是“纯洁的，更为内在的天生的欢乐，是由于把自己和一个相配的交流的靈魂相结合的产物，这种欲望才称得起爱。它比死亡还强有力，像基督妻（指教会）所想的那样，多少水也扑灭不了它，洪水也不能淹没它”。

再来看看弥尔顿，自1640年清教革命到1660年革命彻底失败、封建王朝复辟，弥尔顿经历了20年的整个革命过程，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和考验，并不断成熟，也正是这个特殊的年代铸就了他鲜明个性。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日益壮大，40年代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但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双方势均力敌。这期间英国的政治斗争是和宗教斗争相互交织，资产阶级革命还是通过宗教口号进行的。而16世纪以来的英国宗教改革，建立了“国教”，但国王夺取了教皇在英国的权利，和天主教没什么区别，因此，资产阶级的新派积极分子出来“清教”，整顿教会，而资产阶级革命正是以清教徒领导的反国教的形式进行的。弥尔顿是个实足的清教徒，且颇有影响。当时清教徒极度崇拜《圣经》，弥尔顿也不例外，《失乐园》就是他对《圣经》里《创世纪》篇的大胆翻版和创作。1660年革命彻底失败、封建王朝复辟后他结束了政治生活，重新回到文学创作，以艺术形式表达清教徒的革命理想，同时歌颂着当时积极进步的时代精神。看看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和悲剧《力士参孙》。别林斯基这样评价《失乐园》，“他的诗很明显的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毫不怀疑这一点，同时他在他的傲慢而阴郁的撒旦身上颂扬了对权威的起义反抗，虽然他又打算产生出完全另一种权威”。《失乐园》气势宏伟，反衬出革命时代的英国。它有两条线索：一、亚当、夏娃失去地上乐园。二、撒旦反抗天神，战败失去天上乐园，两条线索的交叉点是撒旦引诱亚当，夏娃犯罪的情节。诗中的撒旦把上帝说成是“一个独自统治，像是天上的暴君”（《失乐园》卷1，245-247行）。撒旦与上帝交战中许多情节包含英王和国王间内战的回声，同时撒旦的反叛也是正是诗人所生活的英国17世纪时代精神的折光反映，别林斯基说过“这本好作品是时代的产物，即使作者不是有意在作品中描写1648年的革命，却也在不知不觉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革命精神”，特别是在描写撒旦这一形象时，写出了敢于与权威斗争的崇高精神境界，他反抗斗争失败后的愁绪正是英国人民和诗人自己的苦闷和郁勃情绪的流露。在弥尔

顿看来，神话传说与历史一样，都表现时代精神，且这个时代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必然要出现的，和历史上一切变革时代都有相通之处，撒旦失去天上乐园是必然，亚当夏娃失去地上乐园也是必然，诗中在亚当和夏娃的堕落及被轰出天堂的叙述又体现了诗人在精神上有着与人文主义者血脉相通之处。弥尔顿认为亚当、夏娃两个形象是在艰难道路上追求最完美生活形式的一切人们的象征、化身，亚当夏娃渴望知识，夏娃为了理解生命的秘密，决定牺牲天堂的幸福。被赶后他们过着困难的生活，亚当却并不把被赶看作不幸：

我要劳动养活自己，
这将有什么损害呢？

懒惰下去怕会更糟。（《失乐园》卷 10：1054 - 1055）

这些正是人文主义者们爱好科学、热爱生活、肯定人的力量的思想的体现，夏娃不是想揭开生命的秘密吗？人文主义思想中就有以理性和科学反对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方面。总之，《失乐园》反映着诗人生活的 17 世纪英国，也饱含人文主义思想。撒旦失去天上乐园和亚当失去地上乐园正是弥尔顿认为的人间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严峻时代反映，亦是自己生活的时代。《失乐园》还体现了弥尔顿个人的坚强意志、虔诚信仰和对真理追求的执著。他借亚当和天使长迈克尔之口，发出爱好自由的议论。不难看出诗人遭逢共和国失败后虽有因革命失败希望、理想、壮志未酬的沉重心情，但更多的是对真理的热爱、对祖国的赤胆忠心。他通过亚当与天使长对话表达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亚当失去乐园）后的革命志士（清教徒）革命热情和寻求实现真理的良好愿望。

《复乐园》和《力士参孙》更多地再现了他的鲜明个性，而其个性是其时代特殊性所给的，其个性又体现了其时代的特殊性。《复乐园》取材于《新约路加福音》第四章，歌颂了复辟时期坚持立场的革命者，也是诗人的自况，他们处于革命低潮期，面临困难但仍能抵抗敌人的威逼利诱，树立革命道德、气节、信念，并有着崇高的风格。《力士参孙》中更多则是弥尔顿的自况，它不再是《失乐园》和《复乐园》的说教，而是渴望行动和复仇，如果说《失乐园》的主题是对于英国革命失败原因的沉痛检讨，《复乐园》是清教徒们追求实现真理的理想规划，那么《力士参孙》则是革命志士们重新振作，继续战斗的号角，也是弥尔顿的入世斗争的思想。而这便是人文主义的真谛，他也把清教主义注入了人文主义，使它更纯洁更崇高。

其实，文艺作品创作属意识范畴，是意识的反映，受客观社会环境的限制，文艺的创作者时刻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自古以来的文学家只反映了他那个社会里最有权威的意识，即支配阶级意识。不难看出，弥尔顿以其作品独到地诠释了他所生活的时代。弥尔顿正是生活在文艺复兴晚期，生活在封建制度的衰亡期，生活在资产阶级逐步壮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生活在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绝裂，但又不很彻底绝裂的时期，正是有这些特殊的客观社会环境，他才可能从古希罗的哲学、历史、文化中吸取精华和养份，他的创作中也固然的映射出人文主义思想光芒。他对革命真理的执著、崇高的信念、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之情，也是特殊的资产阶级革命下才有的，他经受革命洗礼和考验，而革命又是宗教改革与政治斗争交织进行，看来弥尔顿既是个虔诚的清教徒，又是个爱国的革命志士，这样清教思想和革命热忱也便相互渗透交织于他的作品之中。至此可见，弥尔顿是其时代的写照，其作品是其所理解和认识的那个时代精神的反映和折射，当时欧洲的两大思潮，即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他身上汇合起来了，而他以弥尔顿式的创作解说着那个时代，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他充当着他那个时代的解说员，只是他不自知罢了。

参考文献：

1. 杨周翰.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2. 茅盾. 西洋文学通论.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5.
3. 汪培基等译. 英国作家论文学.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1985.
4. 泰晤士河畔的智慧（域外书话系列）.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
5. 蒂里亚德等著，殷宝书选编. 弥尔顿评论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责任编辑：周化、陈雯、朱安莉）